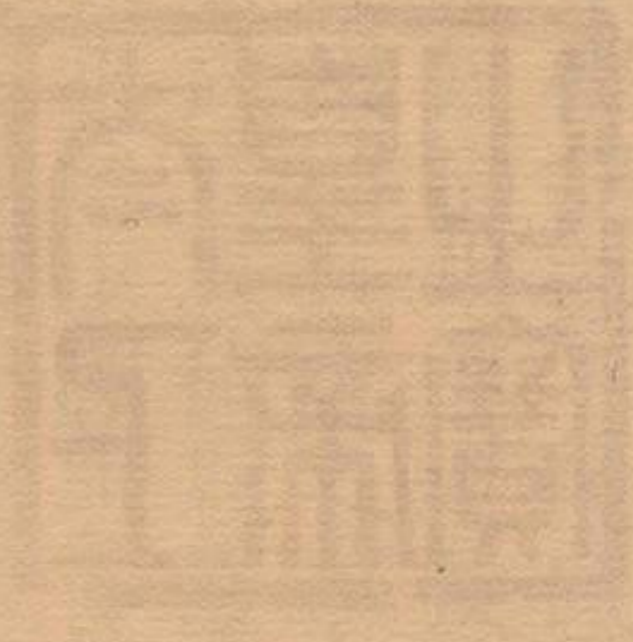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長編

四十三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仁宗皇帝紀三十六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叅軍
 烈性介僻篤於孝友慶曆初預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
 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試
 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又薦之故有
 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
 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賜其家酒帛初里惡少謝師乞持
 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
 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來告其祖母
 喪上為發哀于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 乙巳改右正言諫院

五十一

一

供職及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勤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
 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
 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 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
 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
 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
 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
 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曰宮中有子矣
 陛下它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
 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 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
 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
 宣徽院違者抵死比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
 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 上嘉納之及已見三和
 丙午太常博士韓績修三班院編勅績億子從孫抃奉也從



請據御史臺記
為續攻拆張本

甲子錄故樵鹽判官虞部郎中曹觀弟觀

為建州判司主簿觀遺奏叙叔脩古常為知雜御史章獻太

后垂簾以言事得罪又弟觀知封州與儂智高戰死請除觀

一家便官從之 乙巳禮部貢院言近制不許臣寮門客受

恩澤其出官鎖廳取應限一次儻不中遂廢終身甚非勸學

之意請自今更不限舉數其長史司馬助教文學及曾應奎

中第者不理前資仍與除去進納之名從之 庚午詔太常

禮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

為人父之道於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

脩兼侍讀學士脩言侍讀最為清近 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

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

既辱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

九十九

二

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

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

士俸薄特與添請給爾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

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脩固辭不

拜脩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閑備顧問

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

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

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

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李

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

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

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
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
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

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
施行脩後疏附見其從違當考 壬申光祿卿張子憲趙良規掌禹

錫齊廓張子思並直秘閣先是子憲等並為太常卿兼館職
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大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

罷於是特請而還之了憲遷光祿卿已見至和元年十二月

為光祿卿錫去辛十一月以少常直集崇大檢計為光祿卿

正月以少常直史為光祿子思二月以少常直秘為光祿

癸酉勾當御厨駕部員外郎李象中供備庫副使張茂之內

殿承制韓從禮並貸命配江南京西等處衙前編管入內供

奉官盧待問追兩官勒停皆坐自盜御食也象中等未敗以

前日宰二百八十羊以後日宰四十羊爾此據江休復雜志

象中得罪後日宰四十羊以前日宰二百八十羊又云雷簡

夫判設察日御厨日支麵萬斤後點檢得乃日粟支六千斤

馮京為右正言龍圖閣待制鎮與京同試中書而京乃富弼

子婿故以待制命之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

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辛巳禮部貢院言奉詔再詳定科舉

條制應天下進士諸科解額各減半明經別試而係諸科解

名無諸科處許解一人開封府進士二百一十人諸科一百

六十人國子監進士一百人諸科十五人明經各一十人並

為定額禮部奏各進士二百人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別頭試每百人解一十五人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人送

鄰路試凡戶貫及七年者若無田舍而有祖父墳者並聽從

之 癸未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景初判尚書刑

部賜五品服景初衣綠入謝既改賜章服乃詔自今知雜御

史衣綠者告謝日令閣門取旨 癸巳詔三司禁中所降物

帛送雜賣場其令判官一員監勒平估之母得押配入戶 丙申詔

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之請也明至正月議夏四月

甲子河南府言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諡正肅乙丑

罷修睦親宅 祖宗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

家所宜有若接廣親宅例當得阻置則是凶孽非禮之禮詔送兩制

及臺諫官詳定而言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朝人睦親廣親宅所建

神御殿不合典禮未宜罷 上以廣親宅通置已久不欲毀之睦親

宅遂罷修營 丙寅詔曰朕惟分汴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

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老毛昏不

事事以死為寬以苛為察賦歛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

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

歟其各思率職毋僥權幸毋縱有罪惠綏五民以稱朕意

丁卯詔臣寮赴任益梓利夔路其遠接人陸路止於京師水

路止於荆南若路不由京師即計其地里不得過六十程若

舊例不及者止如例初三司使張方平言兩川迎送之役有

經涉水路來往萬里之遠至有餓乏病死者不可勝數故著

此條 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

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間歲貢舉浪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

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圖進取非

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

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增百五十人

并癸酉右正言吳及言 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

歷子令世書課績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

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初鹽

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

中訟參于朝曰參繇臣公弼薦遷諫議大夫為僥倖議參轉諫

天

在元年十一月又遣小吏高守忠齎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贊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思民之好事而風俗漸靡於薄以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守不為輕矣宜遵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相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辯訐紛然敢為詆欺處之自若以至典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効其降申錫知滁州勝于朝堂申錫尋改知濠州 詔宗正寺自今白身人娶宗室女須三代有官或父祖曾任升朝官而告勅見存者乃召京朝官委宗正寺其在仕者三代雖不盡有官亦聽 六月丙午吏部尚書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

九十九

八

府郭甲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

上許之 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

罷為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

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為

客位以待官官又官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

罷然昌朝釋官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初 温成皇后乳母

賈氏官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

謁指賈氏也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况為樞密使戶部侍郎參知政

事王堯臣加吏部侍郎 帝初欲用堯臣為樞密使而當制

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 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加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程戡加吏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張昇為樞密副使 庚戌翰林學士歐陽脩兼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脩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
強所短也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為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
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
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
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 帝曰卿欲誰立拯曰
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 宗廟萬世計爾陛下
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
下裁察 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 真宗因對輔臣言及
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
列九十九 九十九

與不使之過未嘗矜貸此輩常知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
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又屢言及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
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
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
貽患惟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九事更加裁抑又言
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外議紛紛深恐於體不
便且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
不謹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勅繞下未逾月而輒更奏
語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
勸乎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謹重臣僚上
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
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
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

官課官御史不避二府薦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

施行此據孫尉傳分正傳削去致養宗室臺諫官不避二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內臣竇昭齊等宴日擅

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嘗戒使勿殺今

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朝以

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脩之請也 丁卯交趾貢異獸二

初本國稱其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臯端有角食生芻果瓜

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况言昨南雄州簽判

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

朝廷殆為蠻夷所詐又知慶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廣州常

有蕃商辨之曰此乃山犀爾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麋身牛

尾一角用端有肉今交趾所獻不類麋身而有甲必知非麟

但不能識其名昔宋大始末武進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

六十一

九一九

七

足父老亦莫之識蓋異物雖中原或有之爾雅釋麋大如鹿

牛尾一角驪如馬一角麋麋身牛尾一角又兕似牛一角青

色重千斤然皆不言身有麟甲廣志云符枝如麟皮有麟甲

此雖近之而刑乃如牛又恐非是故在外之臣屢有章奏辯

之然不知朝廷本以遠夷利朝貢以示綏來非以獲麟為瑞

也請宣諭交趾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

麟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

異獸云 秋七月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父行為御里所推也襄世

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

專用經術傳授學者甚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

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者稱襄皆

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饗為孝

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饗為孝

往往至數百十人至有親三不舉哭必破產辨具而後敢發喪者
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因不能
償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
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勅之及棄去闖人為立
德政碑襄穆皆福州人也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
提點刑獄考課院 罷諸路經略安撫使奏舉親戚管為書寫
機宜文字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
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曆八年十月制置解
鹽皇祐五年四月坐它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二十
万後不能辦皇祐三年入緡錢二百二十萬四年二百十五萬以四
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
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
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

九十九

八

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
可助邊費十之八夕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
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
請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
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
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賣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不至者券若
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
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
祥舊之此據本志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
遇事敢言緣与樞密副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妻亡已
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會要十月事權知開封府今附月未
歐陽脩言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
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

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
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陳旭所請祇為恩賞之一而小人僥
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
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姨媼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
本府每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
事亦敢上煩 聖聰以求私庇官寺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
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
止絕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
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
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
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
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條奏此下知
權知開封未及兩月按條以六月
庚戌權知開封今附見七月末八月壬辰詔禮部貢院宗室

九十九

婿不許謂驛雁舉丁未詔三司京西北歲旱屢蠲民租其以緡

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度支副使右諫議大夫周湛為契

丹國母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蓋鐵副使工部郎中王鼎代往朝

廷以令虜母於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勅使者但遣書虜主傳達

聘物而虜人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以理折之虜人詘服自是為常

此據李清臣所作王鼎墓誌蕭氏契丹主
洪基之祖母去年卒今乃洪基之母也 已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

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文安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

使從信為榮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

唐十院置維城軍約諸王廩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

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猶或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產市井日

取其資唯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祿

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賓客冠昏喪祭之用無不獲其

助今其法不廢今謂即是月詔立定橫行負數客省引進四

方館各置使一員東西上閣門使共二員閣門引進客省副使
共六員閣門通事舍人共八員內閣門副使轉引進副使引
進副使轉客省副使

即依諸司使副鑿勘條例施行

遇閣門使有闕則以次遷補不拘磨勘年限內有歷閣門職事後
別無近上臣寮同罪奏舉及曾犯賊及私罪杖以上情理重
者若遷補名次到日並與別除它官內有任東 西上閣門
使或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負闕遷補者與加遥郡
其改正任者須授引進使及四年轉充團練使客省使四年
轉充防禦使其戰功非殊常績効非次拔擢者勿拘 知鄆
州劉敞言臣聞愛至者慮常過而憂遠者言必深臣在闕門
之外備東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
之義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詳
擇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之二十

九十九

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
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以來履覆而行之三十七
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長幼遂其性自三代漢唐之盛
未有及今日者也臣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
數臨苑圃置酒觀樂雖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亦謂其
太類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
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遊觀
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孔子曰樂宴樂損矣
臣願陛下玩心於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於中聲毋以煩耳
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樂節
禮樂益矣唯陛下裁幸 此疏據劉敞集卷七嘉祐九年八月未九月恭謝
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
專以見錢和采唯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向議

在嘉祐元年十月末本志云行論者謂革運科折煩擾居未數年恐失實今略刪修之

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昂余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陳旭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宜勅有司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若無得折為見錢其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位至京以銀納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傾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推茶民私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於心茶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余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纒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

萬斤

九十九

十一

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纒百平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贍養兵師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之弛禁清臣疏已見景祐三年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采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害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以意嚮之力言於帝癸酉命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丙子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

土下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藉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
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
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益商
以便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
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
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
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餼
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
節以戚里進遠至崇顯繼嬖恩寵為世所鄙 冬十月癸卯
詔客省引進四方館使自今遇有關負須改官四年以上方
得除授之 乙巳出內藏庫紬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餼

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為度

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
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
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曰方今急在於人才而已
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
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
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

幸爲當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三代之所以亂
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
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
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又曰
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執爛者
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孫
長卿理三司副使資序令久在任州人是月詔於景靈宮
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景靈宮自先朝以來
崇奉 聖祖陛下又建 真宗皇帝 章懿太后神御殿於
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 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
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右建殿與先帝太
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褫罷能以全典禮詔送

五月九日

九十九

十一

禮院詳定禮院言臣等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
先朝崇奉 先帝太后不廣孝恩猶依依西漢原廟故事今
議立郭皇后影殿於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 十一月
癸丑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
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
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
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多所裁損 己丑詔曰天下
利害繫于水爲深自禹制橫潰功施于三代而漢用平當頌
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來水官失
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天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騰流或
致衝冒害既交至而利多放遺此議者宜爲朝廷講圖之也
朕念夫設官之本因時有造救敝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置職
守則無以責其任非選擇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

以利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應官屬
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判監鹽鐵判官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勾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指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並併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賦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

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湖兩浙轉運司以暮年功各造舡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甲辰樞密院上端拱以來宣勅劄子六十卷以一本留中一本送龍圖閣初韓琦為樞密副使言嘗任河北見祖示所下詔今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下本院編錄而上之 已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贏以聞己酉詔吏部流內銓自今選人磨勘毋得叙勞績求先次截甲引見若勞績重於改京官朝廷自賞擢之持銓格繁密吏所以為姦其緒尤多案牘及書課歷疑誤僅若毛髮比輒行下推原數四猶不釋以邀賊請故磨勘者類

皆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歲乃得改官多因緣薄勞求截
甲引見故降是詔 翰林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
而以它官判省各不相稱更定其制百司常務多白二府請
詳其重輕移付于下使大臣不為細故櫻慮得以專講政事
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
為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
百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有勅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
遺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為一書詔翰林學士胡
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 王安石曰錄可考 敞等條列改正裁損申明
十事唐制雖以尚書門下中書二省長官為宰相然尚書中
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即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
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
各體不正無甚於此即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以曹事還中

九十九

十五

宗

書尚書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負眾蠹財害政即欲
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負其郎
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
檢校兼官勳爵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
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
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擬之
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行即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
一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
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尚書銓唯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
倫即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群牧司
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當悉省罷
還屬尚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
宰相入立仗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

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勅盡
置三省官各令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機
密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
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
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 上曰今日嘉
雪大滋宿麥其瑞大勝之草也即賜喜雪燕于中書 丁巳
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三五州
至八九州有都監同巡檢或駐泊捉賊員數既多非惟軍馬
勢分兼遇蘄劫罕能獲賊惟逐縣弓手習知賊所藏匿而捕
獲之其一州軍止留巡檢一人數州留都巡檢一人其松江
海洋河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並留之其增逐縣弓手減散
從承符脚力代以剩員 辛未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
不治為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閏

六月

二十九

十六

十二月丁卯朔詔嘗為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
職者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邊
要州軍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眾其擢任
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士士
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
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勅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
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其無謂也自今制科入弟三等與進
士弟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任
滿試館職制科入弟四等與進士弟二弟三除兩使幕職官
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弟四等次與進士弟四弟五除試銜
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
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
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寢衰 批據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

丁亥遜正殿減常膳燕契丹使無作樂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覩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北憂太過春秋所譏今虜使入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於禮 右千牛衛將軍克顏上同禮圖降勅獎諭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所請也 是歲天下主戶六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口一十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客戶三百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廢估馬司命羣牧司官兼領之 應天府失入平民死未決

九十九

九十九

十

通判孫世寧辯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子也 上春秋高未有繼嗣宗彥上書請修胎養令曰臣嘗讀漢章帝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史臣以謂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者也臣考尋世次章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已下諸帝皆其系曾故史臣又曰章帝長者事從敦厚故繼嗣漢室咸其苗裔夫以章帝仁心務在養民而福祚蕃衍及於後世則為國者所當取法焉前者詔書斥戶絕田勿賣收其租置贖惠倉以廩食窮獨臣切喜國家不以絕戶之物為利而悉歸諸民近聞後宮就館者有一則嗣續之報將在茲日鉅知非廣惠濟民之意有所感發哉然自詔下以後戶絕田復賣如故臣竊懷不滿謂宜一以所售之直使益市粟穀兼修胎養之令若未能盡

如東漢之制則少加裁損第賜天下懷妊不能自存者是陛下
不傷帑藏之積而廣德施於海內人心悅則天意感天之意感
之報宜以類至蓋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行其子孫理
固然也恭養備不得其時後宮有就館者
四年董周各生皇女也今附三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一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軒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及今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揚扶陰降尊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變非承大戒尊朝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習俗未久苟為因循則憲章廢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為毋以禮假人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

五十七十五

一

一

羌戎順服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虜所輕也因言孫沚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蚋為國深恥沚卒此坐廢五月丙午當考丁酉群臣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二請乃許之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寒死道路甚眾詔遣官分行京城視孤窮老疾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錢縣委令佐賑以糜粥知開封府歐陽脩言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眾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比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

未解

使假

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

以日食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

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攝事見令供

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

憂民之心從之 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

疾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上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

諸軍直觫望矣故復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 三司使張

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令初内外文武官下

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取舊例

下三司掌券司會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勅令文專為驛

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三卷以頒行天下

三年三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

閣侍講管易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

六 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

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

陳師喪給假二日 已酉祠部郎中崇文院檢討官呂公著

為天章閣侍講公著以疾辭乞改命直祕閣司馬光度支判

官王安石不報 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

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

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

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總得子錢四十六

萬九千而已其輦運靡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

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

利至少為弊甚大且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

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

封貢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茶課歲

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

入數及遺使察六路利害本志在去
年十月而實錄不書今附見于此 已巳詔曰古者山澤之

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
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
甚民被誅求之困曰惟盜嗟官受濫惡之入城以陳積私藏
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
千里為陷罪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驩然頌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
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
生刻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
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
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宜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
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
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
六十

二日之一

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
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
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
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
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
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
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
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兄頌紳子繹開封人也初右正言
祕閣校理吳及言 祖宗更五代之弊設文館以待四方之
士而卿相率由此進故號令風采不減漢唐近年用內百監
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
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
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

乃命抗等仍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
蠹蝕 癸卯詔如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場不通
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負已支三
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此據實錄先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提
點刑獄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說言民間貴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侖日一當三猶輕之今令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
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
其物直無贏則必自止而陝西舊藏饒州大錢闊緣民間久
不敢用今既無盜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錢
法前日民負官緡者法應加數追納望分蠲其一詔悉行之
此據陸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
久之始定此據本志 丁亥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宋咸上
所注楊子及孔叢子賜二品服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

二百之一

四

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
上者具名以聞 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
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二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
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
聞 己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張方平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尚書左丞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
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
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
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
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
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樞天府 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宋祁為三司使 丁
未御崇政殿賜進士鈔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

人同出身諸利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本紀云賜進士諸利及第同出身其數不台己未新三司

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累論之不已卒因自言身熱機密第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脩言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

之二十

三十一

五

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為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誼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軀數月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事問朝廷事軀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近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詔責宰相

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
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
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
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
避嫌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問言其不可
為者惟三司使耳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
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
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
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
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天子感寤思革其弊進用二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
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綱
紀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
六百

六百

二百一

一

句

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
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
上賴陛下至明察見諸臣本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
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
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
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
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
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
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
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
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
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
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以

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以開誘他特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無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老行聞於鄉里既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勉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感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墜侍從職號論思昔常親見朝廷致諫之初其難今又復見陛下

六百四十五

一百一十一

七

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姦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尼大以為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尼大上恩此據日記當在二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按王禹偁所請亦不見於國史當考日記初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旨不經南郊之禮至和九年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今改正封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古者兵農一體有事則集于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粟今河北義勇是也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難河北

邢冀三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部置司官為總
轄都監歲以冬季巡視兵器閱習行陣萬一大戎徭狂入寇即兩路
義勇之師翔進赴援傍山掩擊彼虜腹背受敵曷以枝梧如
是河北則一十餘所常伏銳兵群胡望我何恃而不懼哉朝廷下
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
明遠高陽關王贊等上議曰前代之制車乘甲卒皆賦於民四時
蒐狩農隙講事行師臨敵振旅策勳皆布在方策茲事已遠且
以言言之澤潞出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二選其農隙則分曹角
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二年黜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
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我
步兵冠於諸軍則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
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
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萬兵之術也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八

三

始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三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言得
將臣如抱直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向戰之不可哉云云於
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
河北東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
疑詔如所議歲闋以新舊籍并闕數聞 夏四月丁卯詔以
孟冬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凡諸因賜皆如親郊例 詔諸路
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
中復請也 壬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集賢殿修撰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
贈黃金百兩淑懿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公
事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為時所稱其他詩賦碑記
多裁取古語駢偶之務為奇險僻奧能文者不之愛也既喜
傾誠故屢為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

何謂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議
曰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絕兼取其名德可法五代草創載
祀不承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令
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
聖公竣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賜之東帛牲
器祭服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朝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
失先王尊德繼絕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取
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如白身
即與京主簿若為班行者比類撰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
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享禮料
所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
襲爵授官求為定式實錄載向高疏及禮院議 丙子吏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郊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
封駁職久廢郊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准王

一百一

九

文

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
仕陳執中卒上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
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禮官韓維議其謚曰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
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
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蒼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
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
行之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紕庶妾賤人悍逆不制此又治
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
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不私
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

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
政不為不逢而賢士大夫無術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諡曰
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時為小官以大本
未立獨先群論 章聖皇帝覽疏稱歎擢置諫列既東 上
意終受大祿屬 今上聽政之始追 章聖知臣之美志切
圖任待以御輔其制則曰一言為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
行又曰納忠 先帝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秉將鉞其勁
正方重有大臣之風及居守伊洛懼筋力不能奉陵寢願易
小郡迨乎晚節年甫七十即告還君事可謂終始不渝矣謹
按諡法不懈于位曰恭執中嘗以公自處少私於人雖寵數益
隆而夙夜是畏非不懈于位者乎請易名為恭判尚書考功
楊南仲覆議曰祖宗之有天下第及而子世者再傳矣 今
上聖德夙成天命固已有在群下欲位分之蚤定而先帝

一百一十一

晚年大臣重忤 上意無敢言者執中時年少位下忠義感
發一言而定東朝之位置生靈於大寧者四十年為宋福祚
其有窮哉故其遷拜常以是而申於書替者所以彰 先帝
知人之明而示無言不酬之義也自漢景德休兵海內無事
輔相之臣務將順 上德中外奏歌頌而已朝廷求直言而
責言事官以循默者詔書屢下而無其人執中獨以小官不
溺時俗不諱用事之臣專為國家慮時事陳宗廟大計以取
上知致身兩府者二紀再為相者出入八年其所選用為不
少矣死之日無感槩其私恩者其一於公不使士大夫知出
其門也如此節其諡曰恭固宜焉而助安社稷太常之議既
首及之所以易其名者蓋并舉乎謹按諡法曰因事有功曰
襲請諡曰恭襲詔諡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
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 上又

為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執中嬖妾張氏驕恣每陵蔑其妻
謝氏執中既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度為尼詔許之即依例
髡送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不稱快此據江氏雜志開己丑
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長為御侍
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
祐中封閬苑縣君帝嘗感疾恍惚夜持寶刀自御董氏在側遽
前爭得之幾至斷指寶刀自御此據正傳不知翰林學士
胡宿言開寶六年太宗封晉王淳化五年真宗封壽王
乃升壽王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書壽王宋梁趙四國自今更
不以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至道中郊祀覃恩魏仁浦追
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陛下藩邸舊封今以為贈典非所宜
乾興五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蓋有司過也昔陛下建國於昇
猶列次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且進昇為大國而與晉皆無
得封從之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蓋有常制所以
別貴賤杜奢僭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于有司鮮聞
用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御
史重行沈起所言也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竦決在京繫囚
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
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
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暗啜前世明
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
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
下自宰相臺諫比日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
於此若欲夸示奢靡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
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王為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然

遂事不諫臣願朝廷戒之伏惟皇天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
之祥陛下當明審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
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沉費以墮儉德臣雖鄙
賤切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推志云公主
主誕慶二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珠瑁犀角檀香象牙錢三
舍人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侍三講筵得之劉澥何焜不與
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官懼臺諫也五月乙未以御
侍聞喜縣君董氏為貴人其父安始隸禁衛即除內殿崇班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
非朕意也舊制臣寮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常所薦舉不得
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侍省內
臣貪多其權任進養子入內始用吳及議也會要以為從翰
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
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計奏薦王安石累除郎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
之十

院安石猶累辭勇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况暴中風瘖久在
病告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
祐五年高若訥罷始舍入院降制今復失之 丁巳詔淮南
東路揚州西路廬州江南東路江寧府西路洪州湖廣潭州
浙東路越州福建路福州並兼本路兵馬鈐轄就置禁軍馬
泊禁軍二指揮越州福州置禁軍二指揮其新招禁軍以威
果為額請受如宣毅例每指揮毋得過四百人逐路選嘗歷
任武臣二員為兵馬都監浙東福建路一員並置公解於本
州以專訓練毋得差出若招置不足聽揀本路兩軍填之福
州燕度言閩故多盜請少假事權經制一路遂加兵馬戊午
益轄此據變本傳恐緣度建議請遂瀋及它路也當考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其皇子
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以備賜之所費不可勝紀又修

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爲開封府尹時解舍也。既而皆生
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充國公主出降時。六月丁卯
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爲美。畝溫成之沒後宮得幸者凡十人
謂之十閣。周氏董氏溫成之妹皆與焉。周董旣以生皇女進
秩諸閣。皆求遷改。詔中書出勅。誥中書以其名覆奏。罷之。求
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溫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
加賜銀五千兩。金五兩。固辭不受。上曰。卿也。月俸一萬。柴
厨今也。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一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
以二十萬爲。卒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云。禮以制情。義
以奪愛。常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
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末以
留意者。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
寶白制。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詔而掖廷覲覲。遷拜者甚多
之。
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
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官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
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復更有身數矣。外人不能詳
之。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
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
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
直中戶自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
豈盛時之事耶。恐糾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高道潛附此書後
出宮人後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昭子穆。祀典
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
孝不爲不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間以公卿而
攝行。雜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且號爲大
祭。所以萃群廟之神。要之至公。豈可昧正統之緒。伏請博詔

多士講求定儀為一代不刊之法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切
尋歷代典故由漢而下立廟制祭與三代不同至於尊東向
之位先儒議論非一緣宗廟事重非有司所敢專決乃詔待
制以上及臺諫官禮官同議而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
正等議曰大禘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
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
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
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為便詔恭依己巳宰臣言勸等請加尊
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群臣
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
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詔詔
據司馬光記開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復加大聖不足增光而曰
之世

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
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上曰朕意亦謂
當如此故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各表當撰表
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
可止也敞不得已為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太子中
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君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
為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二館祕閣凡八
員詔及二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陶萬年
人下官人洙廣陵人也彥君若已見應制時每館各二員此據
無之按本志去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癸酉詔諸路
所稱四人蓋王趙傅孫也今依實錄不書陳洙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各於所部舉見任文資行實敦樸而有
政事之才可備陞擢者三人前兩府臣寮許通舉內外官其
已帶職及見任兩府與自己親戚母得舉丁丑詔諸路轉運

使凡隣路隣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赴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語之文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暝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信公十五年晉侯以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去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如線不絕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

卷十二

一五

又甚於春秋之時豈 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有是

詔 戊寅是夕月食幾盡 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修

陰教以應天變也 按司馬氏日記云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

乃於辛卯日書此事 恐誤也今從日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二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
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
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按景祐元年

廣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
並為監察御史裏行慶曆三年十一月李京包拯又並為監
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為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
錄今並不取詔強陶使受今從記問陶傳云時以青罷樞密為
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
為令使後世復然按青罷樞密為便相前此矣今不取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為檢校工部尚書

寧國軍節度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
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者誘與姦後數召
會郡舍至或踰城往來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
高其直沔以為恨會旻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

六、五十一

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妻
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
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
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
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悅州人金氏女白晝使卒與致亂之有
趙氏女許嫁莘且沔見西湖上令吏戒莘姥絕昏弗許又使官
妓戒趙姥趙姥以莘姥為解沔聞僧與莘氏私者得從曉并莘
母鞠為姦寘之法遂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以百數
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寘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
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挺或
以暴怒繫訴事者常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故貶 丙午
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為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
一劉氏自民間入宮為閭婦又嘗掌供御膳偶得進幸侍

上恩多凌慢一夕遂在延福宮揭屏風紙自作奏凡數百字
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為妙法院尼 丁未
又放官人二百三十六人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為姦御史
中丞韓絳密以聞 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
日出劉氏及它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
十閤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甲寅校書郎致
仕孔旼為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侂為試校書郎本州州
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就侂讀書多自
得文甚竒古嘗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為恨侂自誓不復
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嘗薦侂曰侂居
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
流也及敞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侂亦不就先是大學生鄭叔
雄者善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道

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臣屢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必行非
所以示天下也於是故等皆除官 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
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負某試之 裝御營卒桑達
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首捕送
開封府推鞠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
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
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
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不行敞爭之曰先帝仁聖
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偽自爾以來
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于庶獄庶謹惟有司
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復審察
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啟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
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

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 上乃以

敝章下開封府著為令此據歐行狀及奏議歐以七月二十

敝又言伏見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頻

多創設糾察一司辦理微枉澄審繆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

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

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因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

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

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

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

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

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免之濫無試法之倖

奸生之德洽于民心矣此奏不得其時今附見七年正月

或有詔兩軍巡翻異者送御史臺推勘恐此由上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

之既而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

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 温成皇后影

殿蓋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于後若謂郭皇后

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

禮 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

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

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

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况敢正

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

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始以嫡后之儀

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為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於

廟乎群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為之齋衰乎恐其未安於春

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氏於三

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蓋以謂致者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蕞於寢不祔于
姑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廢興之間故必有正與不
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亦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
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
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為復紛紜以亂
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
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
遂使為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與妻其
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眾而妻一也故
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官
可以復歸也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
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

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為允詔下學士院詳定

據蘇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抃也又據汪藻所編
詔旨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
頌卒以無祠所肇作抃行狀云初仁宗追問故后郭氏以微
廢殿不當建或曰當於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
而獻議曰先朝建殿已非禮然猶下尊奉祖考與僚局同執非是
今為后妃而置之於廟賜以禮又甚矣儻陛下追念郭氏殂謝况
已追復位号不若因其於廟以禮冊祔于皇祐廟則因恩意至而
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故郭后不決然卒罷神御不建頌傳
云嘉祐初詔禮院議立故郭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以謂
勅書云向因念鬱偶失謙恭則無可廢之則有云朕念其
歷長秋僅周一紀速事先恭祇奉寢園此則有云不當廢之
議云可追復皇后其廟以成追復之義備薦享之禮衆論未決
元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學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
妃若祔廟則事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郭后皆元
議若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
亮難重之蓋則然事終不行

乙未御崇政殿冊試應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

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

下何賴焉弼不能荅舜俞烏程人藻璆五世孫也輔之邑里

之與富弼書見馮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

禮官祥符張洞駁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后親奉寢園按於禮法人無過惡不可訕廢所以各

臣感慨抗論於朝中外迄今肆之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蓋當時執

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議為得彌可駭感况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

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歿

不得其所責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儼宸極終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幾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

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

築宮于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况之于今亦未見其台也推唐創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為允敞後奏曰臣

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廢片妃后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訐妾及此

則群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氏固未嘗有此蓋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爾昔漢光武起於布

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許寵衰數懷怨對光武由此廢之

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

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發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滅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不見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人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竊

百之一

六

太

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誹謗營為非禮也洞復統難啟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為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曰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右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愍哀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疋昌期陵州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知益州召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朝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嫂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

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
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何郊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
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
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
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
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於祖姑之下
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
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
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
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 皇
后廟伏請依 奉慈朝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而翰林
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讀學士白傳
五、九十五年 一、七二 七 六

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郊等議曰春秋傳曰大
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且以國朝事
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心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
制非無據也此 聖祖神宗參用歷代之法因時施宜以貽
子孫者也未易輕改况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
著約中之論而 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
既守以為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 先帝
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饗則尊
得以申然則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者乎他年有司
攝事故四后皆預合食今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
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
以議禮制典為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 先帝議之
制之 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重苟未能盡

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脩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祔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絕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太后 太宗之元配也列於 元德之下 章懷皇后 真宗之元配也列於 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號為合食一又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

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况 章獻章懿皇后在 奉

茲廟未升祔時每遇祫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饗所以申其尊者最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 章懿章獻之明證而議者以

為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傳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議欲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昔

貢禹議罷園廟方衡議遷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此據劉敞行狀增入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按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 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承承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 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去義不可廢矧茲眇末甫崇孝鄉其敢發先妣之常祀違 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禮大禮畢別加討論劉敞作劉敞春秋高朝議或有忌勞上七年起首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五言能之何學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敞緣議即后祫享與洞有隙敞云爾似詭詞也今不取自郭

二百之二

九

全

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十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揔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揔萬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滄州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為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數郡田其於天下不能盡行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問按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問所書已丑相合也 九月癸巳朔御製祫享舞名僖祖奏大基 順祖奏大祚 翼祖奏大熙 宣祖奏大光 太祖奏大統 太宗奏大昌 真宗奏大治 孝惠

皇后奏淑安 孝章皇后奏靜安 淑德皇后奏柔安 章懷皇后奏和安 迎神奏懷安 皇帝升降奏肅安 奠璿奏顧安 捧俎徹豆奏充安 飲福奏禧安 亞獻終獻奏佑安 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 皇帝歸次奏定安 登樓禮成奏聖安 駕回奏采芘文舞曰化成 治定武舞曰崇功 昭德 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 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芘曲詞十八 甲午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張田知蘄州 田澶淵人 初為廣信軍通判 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 詔田聚議 田獨曰 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 浸人塚墓 非便 奏疏極言之 坐徙通判均州 又責劾鄂州稅父之復 通判冀州 中官張宗禮迎虜使過 郡使洒自恣 郡將畏憚不敢發 田發之 詔置獄 配宗禮 西京洒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 執政難之 田乃貽富弼書 數其過失 五事曰 公負天下重望 數

五九五

百之二

十

十年今為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 拯由是得請五月甲申發遣度支田因建議郊資非古也 軍賞或不可遽廢 願自執政而下小損之 章五上諫 官唐介劾田資任至淺 幸得擢佐大計內挾姦心外夸敢言 陰附宗室 官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 使國家虧恩傷體 乞加貶黜 故有是命 丙午詔帶閣門 祇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 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 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 並聽解官行服 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等 巡檢並給假百日 追起之供奉官以下 仍舊制 願行服者聽 宗室解官給全俸 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 今武臣遭父母喪 不得解官行服 非天下之通制 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丁未審官院言 應京朝官磨勘在京者 例須引見 今冬及來春京朝官磨勘年限俱滿 乞依外任人例 更不引見 從之 先

是明堂覃恩內外官同時改轉自是每及三年則同時歲滿

故也

會要九月十五日未滿三年

戊申提

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為邊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結甲兵廼露奏曰交趾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交州不當擅賊雲河洞今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取他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關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為國生事不省也 甲寅戶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温成廟皆不報此據江氏雜志本傳無史館修撰歐陽脩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

四百之二

王

王

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又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為兵部員外郎以臺諫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隸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隸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敵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不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冬十月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雍塞自宰相親王

以下全日昧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

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後云給身行禮之 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臚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

揚然擅袖二事附或 癸酉裕于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

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士人有節行學術

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州獄同加搜訪每路各兩人

仍與本處長吏具事實連書結罪以聞委中書門下再行

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多解額小處既並歸土

着令禮部量添解額本文有今既並歸土着六字實錄刪去

洞際土有學行為鄉里所推者同長吏 湖南郴道永州桂陽

監及衡州茶陵縣夏秋二稅外每丁別納錢絹米豆藥物箭

斡者令轉運司檢勘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特與減半自今進

丁更不添納廣南東西路自祥符中降御札免身丁錢至今

尚有送納未了處亦仰轉運司具未放因依以聞復命轉運

求桂陽監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无業者弛之

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雜物或輸丁錢亦命

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益梓利夔路州軍進奉南郊

此食貨志第一卷所書今附見 乾元節銀自今止令進空表印州鑄錢權住十年諸路轉運

司如於二稅上重疊科折以困農民並令逐州軍畫時以聞

仍不許更進羨餘若以本路錢帛密申三司取發上京者必

當黜降諸縣令佐兼監酒稅等場務其有羨贖更不酬獎復

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 始中書進擬赦書條曰

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

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

胡宿以為堯遷閼伯商立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

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立王以火德又京師當

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茲非國之利

也自 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

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 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裕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爲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給饗赦書加恩 始百官致齋于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中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曹璨女其進用所從來蓋有憑藉云丁亥大宴集英殿以裕享禮成飲福也 十一月乙未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爲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爲明恐匠氏弗

一曰之二

十三

謹以斤斲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贈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月享大國俸財餘于室銜媿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爲子終不能以已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卧病帝憂見于色勅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詔特屏桃茆被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葬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爲太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王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闥非所以顯榮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請使有歸婦

得通籍及許改嫁其二事當檢年月今附見

其允郊祀天地七爲亞獻恭虔得禮嘗入

朝僕夫爭道于門折其鞭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怒如此富

相與王范不以例差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去監護突事物論

歸即感疾來與徐州得請至郡未及月化去意世之官爵命

常交河表圖得之禍不旋踵七大夫得不為成哉此王陶談

死在嘉祐六年九月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群安逸處士益

州草澤言冲退處士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賜會要一

羣而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鉅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

石介在大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

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寒

飢之切己也眾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

學長群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

人曰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佻易舉止惰肆者

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

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

於賦請罷去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

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

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

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

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群傳六

王素為院私名人自今以一百二十人為額初右諫議大夫周湛

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

故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

不便擬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問老幼失

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又年踰七十貪慕榮祿不知進退乞

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

諫且及疏曰湛所為應科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

怨且朝廷風化疾於影響是欲教人苟簡而枉道以奸譽轉
運司按湛伐木敗民舍意不直湛而為穆游說然則百姓侵
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爾况聞湛先期告戒明著律令約民
以信未嘗督迫乃湛奉法行事未有過也百姓自知其咎不
敢有訐時故相夏竦邸店最廣而郡從事高直温乃竦子婿
讒之於穆且謂湛代木若干株者昔之民居侵越官道則木
在道側及正其侵地則正處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
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
興人賴其利道旁之井反在居民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當
今之弊正在群司不舉職而務苟且必使舉職者有害而苟
且者有利將何勸焉望詔執政大臣辯正湛穆是非明行獎
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
一時追改之愈也相襄皆大郡於湛不為輕重但國家舉措

白之二

一

有所采安爾明年六月湛卒于相州湛附傳云轉運使陳絳

樓與正傳不乙丑加贈皇長子襄王昉為魏王次子豫王昕

為越王次子鄂王曦為陳王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為周國第

三女唐國為漢國第四女越國為秦國第五女鄆國為魏國

第七女隋國為吳國第八女韓國為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

是追封魯國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

書王舉正為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三年每進讀及前

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甲申辛臣韓琦言向

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并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其餘

田聽下戶請佃河北一路諸軍牧地剩田三千三百五十餘

頃得歲課斛斗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石絹萬三千二百五

十一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束其管勾標括職方員外

郎高訪望特與堂除虞部員外郎張越與先次指射家便並

從之。宰相富弼自袷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上不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卧家。上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故事節度使移鎮及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是歲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以袷享加恩。又自保寧移鎮建雄。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且令依故事各以表再辭。懷德謝罪而已。亦不復別進表。鄙吝如此。然論者以爲臣下讓官當出其志。非上之人所當強也。知制誥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夫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於藝。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它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切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

逾典制。過獲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敗。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其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之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爲亂。故飾僞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爾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無使鈞利者。要君乘名者。售僞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幸。時士大夫稍矜

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
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
衣陳列等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敝以為此皆挾偽求
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奏此疏此據劉放所作敝行狀
及敝集附見其從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之二



